

• 少年史通

• 未来出版社

• 池万兴 著

残缺的灵与肉

——宦官故事



少年
史通



贾三强 著

残缺的灵与肉

宦官故事

(陕)新登字 005 号

•少年史通•

残缺的灵与肉——宦官的故事

贾三强 编著

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长安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1875 插页 4 字数 178,000

1993 年 7 月第 1 版

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,500

ISBN 7-5417-0708-2/1 • 172

定价：4.85 元

编者献辞

读书可以明理，读史可以明志。中国的历史漫长而辉煌，倘能神游其中，重睹那风云变幻、波翻浪卷的壮观画面，体味那沉重久远、绵延不绝的民族苦难，不仅能开拓视野，陶冶情操，还能培养志向，增强民族责任感。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。青年一代只有尽可能多地认识过去，承传历史，才能更好地肩负起迎接明天，走向未来的历史使命。

为此，我们向千百万青少年朋友献上这套丛书，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300 多位各领风骚的著名人物再现出来。希望它能成为青年朋友领略中华人物风采，鸟瞰历史长河波涛的津梁！

前　　言

如果你在 80 年前来到北京的紫禁城，那么到处都会碰到一些似男似女的人。他们有着男人高大健壮的身躯，却又像女人一样面无胡须，说话尖声细气。这些人就是宦官。

宦官是我国古代宫廷中侍奉君主及其家族的被阉割过的男人。由于他们终日生活在君主身边，最容易得到信任，所以经常被赋予种种特殊权力，成为君主的手足甚至化身，代表着君主，其活动范围和职责就不仅仅是在宫内照料主子们的生活了。

宦官的起源与宫刑的产生密不可分。什么是宫刑？《周礼·秋官》司刑注说：“宫者，大夫则割其势；女子闭于宫中。”可见男女都有宫刑。男子的宫刑是割去生殖器，女子则是幽禁在宫室之中。总之，是一种剥夺受刑人进行性行为能力的刑罚。宫刑的产生与夫妻制的出现是分不开的。原始社会中，人们的性行为是非常随便的。进入文明社会后，对性行为的限制越来越严格。实行夫妻制便意味着，婚姻后的男女，只能同自己的配偶之间有性行为，与其他私人

通是非法的。宫刑，便是依法对这种行为所处的刑罚。东汉班固在《白虎通》中说：“丈夫淫，割其势也；女子淫，执置宫中不得出。”这大概是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。可是这种刑罚并非对所有人一律平等，男性贵族显然可以不受限制。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说：“公族无宫刑，不剪其类也。”不剪其类，就是不让断绝子孙的意思。《诗经·七月》中的“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”就是明证。

后来这种刑罚不仅仅被用来惩治私通的男女，而且扩大为用来惩治任何犯法者。在商代，宫刑已经成为国家正式施行的五刑之一，是一种仅次于大辟（死刑）的酷刑。西周穆王时，一次被处以宫刑的男犯人就达500多人。

对男性来说，受了宫刑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性能力，不能生儿育女。这对需要使用家庭奴仆的君主来说，有着很大的作用。帝王君主的宫廷中有大量的后妃、宫女。这些人和君主的日常生活都需有人管理照料。而用一般女性，体力难以胜任；要用正常男人，又难免不产生桃色事件，秽乱宫室。受过宫刑的男人，既可以做一切男人可做的体力活，又不会带来其他男人久处宫室中可能有的不良后果，所以宦官便应运而生。

宦官是生活在君主身边的贱人。这种特殊的条件和地位决定了他们生活质量的高低甚至死活，都取决于君主的命运或喜怒哀乐，所以不能不时时揣摸政治形势和君主心思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以政治见解和善于逢迎为君主所信任，被委以重任：传达君主旨意；搜集各种情报；起草诏令；外出监视各地文官武将的活动，甚至成为这些官员

的“太上皇”；有些竟能出使外国……正因如此，当他们权力过分膨胀时，便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。

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，夏代以前是否有宦官尚不清楚，但大体可以肯定商代已有宦官，只是当时还没有“宦官”这一称谓。《周礼》中记载，周代已有宫人、内宰、寺人、阍人。杜佑在《通典》中说，这些人“皆为宦者也”。至迟在战国时，已用“宦者”称呼侍奉王室的人，汉初才正式有了“宦官”之称。但西汉以前，宦官不都是被阉割过的人，也经常有读书的“士人”被选入宫中，担任宦官中的要职。直到“中兴之初（东汉建立），宦官悉用阍人，不复杂调它士”（《后汉书·宦者列传序》）。而宦官的同义词“太监”，则出现得更晚，直到唐代才有“大监”、“少监”等宦官，辽代才正式称宦官的一些头目为“太监”。明清时，太监便成为宦官的专称。

宦官中虽曾出现过司马迁、蔡伦和郑和那样的大文史学家、科学家和航海家，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集团，主要活动在宫廷之内，尤其是宫廷政治中。在秦代以来任何一个王朝宫廷政治的舞台上，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并且在汉末、晚唐和明后期，他们甚至侵暴天子，凌辱朝臣，弄国柄于股掌之上，形成宦官专权的3次高潮。以至于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政治史时，都不敢忽略宦官的作用。

正因如此，本书选入的10位宦官，都着眼于他们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。希望读者朋友通过了解他们，能管中窥豹地了解到宦官制度的一些情况。

本书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，恕不一一致谢。

作者 1992 年 5 月于冬冷夏热斋

目 录

道是宦官非宦官——嫪毐	(1)
宦官专权第一人——赵高	(12)
相看白刃血纷纷——张让	(39)
功过是非费评量——高力士	(65)
甘露之变血色殷——仇士良	(101)
一代名将徒有名——童贯	(120)
一手遮天刘皇帝——刘瑾	(159)
痴騃何妨掌天下——魏忠贤	(187)
骄横跋扈致杀身——安德海	(230)
八面玲珑总太平——李连英	(254)

道是宦官非宦官 ——嫪毐

谁都知道，宦官指在宫廷中为君主及其家族服务的阉割过的男人。可是战国末期秦国的大宦官嫪毐，却是个地道道的男人。

假阉入宫 红极一时

“真是个漂亮女人！”日上三竿，嫪毐仍躺在床上不起，胡思乱想。他被秦国丞相吕不韦从赵国邯郸（今河北邯郸）老家请到咸阳来，已经半个多月了。这吕不韦与他是老相识。当年吕不韦是邯郸著名的大商人，喜欢在家听歌观舞。而他则是个艺人，是吕家的常客。来咸阳后这些天，嫪毐一直住在吕不韦家里。他发现，虽然吕不韦当着朝臣的面，一副正人君子的岸然道貌，但是一回到家与他单独相处时，那个花天酒地，挥金如土的大阔佬，似乎又复活了。嫪毐自然也愿意拿出几手绝活来助兴。

昨天吕不韦领他进宫，说是有个邯郸姑娘嫁给了秦王，现在已经当了太后，听说故乡来人，非要见见他。一见面他就惊呆了，真是个绝代佳人！虽说年过30，但风韵依旧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太后离家多年，说话间不免伤感。她温言软语，问了不少家乡的近况，他一一回答。直到天色向晚，太后才依依不舍地送他出宫。

嫪毐从床上爬起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再别胡思乱想，再过几天就回邯郸。”

突然，房门“轰隆”一声被推开，进来几个五大三粗的兵卒。“你就是嫪毐？”他糊里糊涂地点了点头。那几个当兵的硬把他按得跪在地上，一个没有胡须的阉人尖声尖气地念道：“王太后旨：有奸人嫪毐，自邯郸来，恣为淫嬉，坏我民心。令即处以宫刑！”嫪毐一听，犹如五雷轰顶，差点儿软瘫。几个兵卒三下五除二，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嫪毐绝望地大叫：“丞相，丞相！”不知是由于害怕，还是家中确实无人，竟没一个人来为他求情。这一刻，他对吕不韦真是恨到了极点。他知道所谓的“恣为淫嬉”指的是什么。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吕不韦在家请客。自己凭着多年练就的伎艺，尽力应酬，时而妙语逗乐，时而引吭高歌，时而装扮各色人等，搏得一阵阵喝彩。酒至半酣，吕不韦忽然叫人搬来一只桐木车轮，让自己表演拿手好戏。当时自己想是喝昏了头，居然脱下裤子，用那玩意穿起车轮走了几圈，看得那些客人目瞪口呆。人多口杂，肯定是有人告发。昨晚自己出宫后太后才得知了这事，下了这断子绝孙的诏令。吕不韦害得我好苦！可是他又异常想念吕不韦，因

为只有吕不韦能够救他。可没等吕不韦露面，他已被抬上了门口的大车。

大车到了一个像是监狱的地方，他被拖进一间小屋。那里有两个人正在等候。兵卒们把他按在地上。可是奇怪的是并没有褪他的裤子，而是牢牢地压住他的头，将他那把漂亮的胡子成把成把地往下揪，疼得他杀猪一样的喊叫，死去活来。拔完了胡子，连眉毛也没放过，给拔了个精光。事完后，那几个兵卒又抬他上了车，将他送回吕家。虽然嘴巴四周血肉模糊，可嫪毐心里却暗自庆幸：“秦人真是愚不可及，连宫刑都不知怎么做，拔胡子眉毛顶什么！”

秦人并不像他认为地那样傻。这只不过是吕不韦精心设计的一场戏。

当年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，秦国公子子楚正在那里当人质。由于秦赵之间经常发生战事，赵国对他异常冷淡，子楚贫困异常。吕不韦却看准这是可以为自己带来万倍之利的奇货。于是，他先赠给子楚 500 斤金子，让他置办车马，广纳宾客。然后吕不韦亲自带上厚礼去秦国活动。他想让子楚继承王位。

当时秦国之君是子楚的祖父昭襄王，而子楚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，迟早会戴上王冠。安国君的正妻是华阳夫人，可是她不会生育，安国君的 20 多个儿子全是庶出。即使如此，子楚仍没有可能被立为王位继承人，因为他的排行居中，而又远在千里之外，根本不会被安国君挑中。

吕不韦选中华阳夫人当突破口。他贿赂了华阳夫人的姐姐，由她领着去见华阳夫人。送上重礼后，他说：“子楚

将夫人当作天来祈祷，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。”几句话说得华阳夫人笑逐颜开。夫人之姐用吕不韦早已教好的话帮腔：“像你这样靠美貌得宠的女人，年老色衰后必受冷遇。你为什么不赶快在诸子中挑个最贤最孝的立为嫡子。这样，年老时仍会受丈夫敬重；而丈夫百岁之后，嫡子当王，你还受爱戴。这是一句话得万年利的好事。现在不说，等色衰爱弛后，再想说话，还有人听吗？子楚可称贤孝。他自知按排行不能当王，而他母亲又失宠，所以愿意拜你为母。如果你收他为自己的儿子，他定会知恩图报，你在秦国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一席话说得华阳夫人连连点头。

果然，华阳夫人向安国君一说，他便答应。子楚被立为嫡子。他们夫妇二人当面向吕不韦表示了谢意，并请他当子楚的老师，还送给他许多礼物。吕不韦如愿而归。

可是回到邯郸后不久，他差点儿与子楚闹翻。吕不韦娶了个美丽绝伦，而又能歌善舞的豪家女子。有次子楚来吕家饮宴，席间吕不韦让新妇唱歌助兴。子楚对这妇人一见钟情，起身频频向她献酒，两人眉来眼去。吕不韦心中很不痛快。谁想散席时喝得醉醺醺的子楚竟向自己要求，让把这妇人赐给他。吕不韦怒火中烧：“这家伙如此无理，我岂能容忍！”可又一转念：“唉，我已为这家伙倾家荡产，现在眼看要本利兼收，怎可为个妇人前功尽弃！”他转怒为笑，说道：“你既然喜欢，就带她回去吧！”子楚大喜。这女子已有身孕，但子楚一直不知。12个月后，她生了个儿子。子楚高兴极了，将这女子立为夫人（正妻），给儿子起名嬴政。

两年后的秦昭襄王五十年（公元前257年），秦国大将

王陵率兵进攻赵国，兵临邯郸城下。赵王准备杀掉子楚，派人将他投入狱中。吕不韦向看守的军士行贿 500 斤黄金，让他们放了子楚。子楚乘机逃出邯郸，进了秦军大营。不久后，夫人和幼子也回到秦国。

昭襄王五十六年（公元前 251 年）秦王去世，太子安国君继位。一年后他便死去，子楚继位，这就是庄襄王。3 年后庄襄王病故，年仅 13 岁的嬴政当上秦王。由于他年幼，国家大权暂归太后。

太后青春守寡，寂寞难耐，很快便与以前的丈夫，被子楚请来当秦国丞相的吕不韦重续旧情。随着嬴政一天天地长大，吕不韦对这种暧昧关系越来越恐惧，生怕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他想激流勇退，割断与太后的情缕，可是太后连听也不愿听。他不敢得罪这位最有权势的女人。进退维谷，左右为难了好一段时间，他终于想到了在邯郸时的老相识嫪毐。这人聪明机智，长相英武，健壮有力，让他来取代自己再合适不过。那天在家请客，他有意请了几个太后身边的宦官。而嫪毐表演的节目，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。果真那几个宦官回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后。太后让他把嫪毐带进宫，一见面就喜欢上了。

那天送走嫪毐后，吕不韦留在宫中。太后迫不及待地说：“你无论如何把这人弄到我身边。”吕不韦答：“这可不容易。后宫中有男人，大王知道怎么办？弄不好咱们会身败名裂。我看只有把他弄成宦官。”太后生气地说：“胡说！弄成宦官，我还要他干什么，我身边的宦官还不够多？”吕不韦见时机已到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让那帮做宫刑的不要真

干，只要把外貌弄象就行。”太后连声叫好。她厚赏了做宫刑的人。于是，嫪毐成了个假宦官。

一个月后，嫪毐被召入太后之宫，当上宦官。

“这怎么办？我有了身孕。”太后惊恐不安地问。嫪毐感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不敢迎视太后的目光，只是皱紧眉毛想心思：“要是秦王知道怎么得了？请医入宫堕胎，这是个好法子，可是大王知道母亲生病延医过来探视，如何应付？再说医生也难保不说出去，这岂不弄得满城风雨？最好是躲起来，去哪儿？噢，有了！”嫪毐眼前一亮。他抬起头，果断地对太后说：“咱们一起去故都雍地（在今陕西凤翔西南）的大郑宫，在那生下来再说！”“能行吗，朝臣不让去怎么办？再说，我走以后，朝政如何处理？”嫪毐笑着说：“太后怎么也是妇人之见？出点儿钱买通卜师，就说你要大祸临头，应立刻去西方几百里外躲避，至少得一年母子不能见面，大王自然不会前去。朝政之事，我来回多跑几趟就是了。你下旨，我传旨，再带回各处奏章，必定不会误事。”太后听得眉开眼笑。

此后，太后经常去大郑宫。嫪毐则频频来往于雍地和咸阳之间，成为太后与嬴政、朝臣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人。太后对他越来越倚重，短短几年，他被封为长信侯，在太行山东南的山阳（今河南获嘉县西北）得到一大片赐地。不久后，太后又将太原郡（今山西太原西南）给他当封国，更名为毐国。他家的僮仆达数千人，门下宾客也有 1000 余人。朝中事无巨细，都得嫪毐说了算。他已经可以与拥有家僮万人、门客 3000 的文信侯、丞相吕不韦分庭抗礼。两大集

团明争暗斗，扩充权势。从大官一直到赶车人都在想：“依靠嫪毐，还是吕氏？”

口出狂言 谋反受诛

秦王政九年（公元 238 年），嬴政年满 22 岁，他要正式地从太后手中接过政权。四月，他回到旧都雍地，准备在祖庙中举行加冕典礼。满朝文武重臣浩浩荡荡地随行而来。

嫪毐以太后的名义招待侍中（丞相的副手）以下的贵臣。宴会气氛热烈庄重。开始时，人们都正襟危坐。酒过几巡，嫪毐略有醉意，说道：“饮酒必须搏奕（以围棋子赌输赢），输者罚酒。只是干喝，实在枯燥。”众人一致赞同。谁料嫪毐手气不佳，连赌连输，一次一大碗，灌得他晕头转向。他觉得在场的人似乎都在与自己做对，有意捉弄自己。偏巧一轮下来，他又输了。监酒的是员膀大腰圆的武将，斟上满满一大碗。他将酒接过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们合伙捣鬼，想灌醉我。这碗酒你喝！”一手抱住对方的头，一手便把酒朝对方嘴里灌。那武将一把将他推开，他打了个趔趄，摔倒在地。嫪毐爬起，挥拳向那武将打来。众人拥上，将两人拉开。他破口大骂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大王的假父！你这贱小子，怎敢对我动手！”众人见势头不好，纷纷借故溜走。

嫪毐被送回宫中后，酒已醒了一半。他想起自己刚才的疯话，不禁懊恼万分，“糟糕透顶！怎么说出那种话？可

能已有人报告了大王，这要掉脑袋啊！”徘徊了半夜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：“与其束手待毙，不如孤注一掷！”他叫醒了太后，告诉她日间发生的事。太后一听，吓得睡意全无，六神无主，一会儿埋怨他不该喝酒太多，胡说八道，一会又抱住他痛哭失声。嫪毐不耐烦地说：“趁大王加冕前，大权仍在咱们手中，不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干脆除掉他。他一死，立咱们的孩子为王。”太后心知，嬴政生性刚烈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倘若自己奸情败露，虽说是他的亲生母亲，他也不会轻饶。她不寒而栗。“现在怎么办？”她显然已经同意嫪毐的建议。“把传国玉玺拿出！”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太后惊恐地问。“调兵！”嫪毐斩钉截铁地说。太后战战兢兢地在嫪毐拟就的调兵令上盖了印。

嫪毐的醉话已被报给在蕲年宫的嬴政。他早已听说嫪毐与母亲有暧昧之事，但一直宁可信其无，不肯信其有；睁只眼，闭只眼。现在一听嫪毐竟敢当众声称是自己的假父，不禁怒火中烧：“这家伙如此无礼，欺人太甚，非杀了不可！”可是转念一想：“加冕在即。等拿到大权后，再做处置也不算晚。”

正在这时，左丞相昌平君匆匆赶来求见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大王，有人看见长信侯带来了几十人马，出了大郑宫奔往咸阳方向。”“加冕典礼后天举行，他和吕丞相是主持者。这么重要的事扔下不管，跑到咸阳去干什么？”昌平君答：“他这一去，非比寻常。日间他酒后胡言，现在又突然离开雍地，不能不防！”他凑近嬴政，用指头在桌上写了个“反”字。嬴政说：“我已有预感，真没想到这么快。”沉